



刘寨村的“渔光曲”。安义斌 摄

楔子

故事要从公元前21世纪讲起。夏王启大儿子太康，选了豫州东部平原一处肥沃土地筑城定居。从此，这里有了名字——太康。公元587年，隋文帝改阳夏县为太康县，沿用至今。

有着2200多年建县史的太康，具有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平原地貌，却承担着粮食与人口增长不平衡的压力，一度被国家划入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。

时光流转。公元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历经一代代艰苦卓绝的奋战，太康县不仅甩掉了贫穷的帽子，其中一个小村庄正在将《诗经》中吟诵的“汔可小康”变为现实。

这个村叫刘寨村。这里的人们，是这段历史的主角。

老支书下了一步先手棋

2020年4月13日，70岁的闫天晴午饭时喝了点酒，背着手在村里转悠。村口一户人家刚办完婚礼，地上散落着破碎的气球和彩带，面色黝黑、身体硬朗的老人顺手抄起一把扫帚，打扫起来。

“瞧，老支书，这活咋能让你干。”刘寨村主任李永进的电动车一个急刹，后轮差点打滑。

“你着急忙慌跑啥呢？”

“明天县里来调研，我看还有啥没安排好的。”

“我看着都可好，咋看咋好，越看越好。”

急促的喇叭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。村里的柏油马路上，洒水车和一辆私家车相向而行，一辆观光电瓶车又停在了私家车后面，一时难以错开。

闫天晴说：“老李，我今天咋突然觉得路没以前宽了？”

李永进笑着说：“老支书，家家户户都有车了，路能不窄？知足吧，以前咱们村啥样，你会不记得？”

闫天晴头一扬：“咋会不记得！”

那种日子，整个刘寨村都刻骨铭心。

太康县老家镇刘寨村位于106国道西侧，由刘寨、陈寨、闫寨、李寨、前湾、后湾6个自然村组成，670户2738人。村子不小人不少，地上地下都没资源，村民就靠土里刨食，忙活一年，最多吃饱。谁家盖个土坯房都算大喜事，大部分人还住在草房里。

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，老百姓亲切地把它们唤作“水泥路”：一下雨，水和土亲热地搅在一起，如胶似漆，能把胶鞋都粘掉。“出门靠腿颠、收成要看天，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一身泥”是村子的真实写照，“从来不敢想小康，吃顿白饭都很香”则是村民的内心独白。

1974年，24岁的闫天晴当上了村文书。看着手上这副全县农业最落后、生活最困难的牌，闫天晴立下雄心壮志：必须带领刘寨村脱贫！

那些年里，闫天晴靠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县、乡、村的道路上，跑政策、找资金、要帮扶，费劲不小，就是甩不掉贫困二字。

1999年，两件事深深刺激了闫天晴：

一是村里年轻人娶亲，花轿抬到村口就放下了，下过雨的路烂得没法走。新娘子踩着泥巴走进男方家门，已是灰头土脸，婚事办得很不愉快。

二是村里好不容易找来几辆收割机，“麦客”一看村里的路，大坑连小坑，心疼自己新买的收割机，直接掉头走了。

闫天晴再也坐不住了，立即召集村两委开会，议题就一个：修路！

第一次表决没过半数。有人说，修路就要动宅基地，这是要碰雷啊。

土生土长的闫天晴咋会不知道，在农村动宅基地简直是“天下第一难”。但他认为，宅基地越早规划，越能为刘寨村整体发展打下良好基础，村民们的长远利益能得到保护。

“共产党员是干啥的？刮风是群众的挡风墙，下雨是群众的一把伞，就是替群众办难事的。咱们要是破破烂烂进入21世纪，乡亲们会戳咱们脊梁骨。再难，咱们也得碰这个雷！”

第二次表决，全票通过。

重新规划宅基地的消息瞬间在村里传开，村民们把村委会堵住了。

闫天晴对大伙说：“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都急啥？改天开群众代表大会。干活去吧，地里庄稼不管了。”

谁能想到，100多人参加的群众代表大会，一开就开了50多次。

虽然过程吵吵闹闹，但最终还是讨论出了宅基地为16.7米见方、主干道宽10米、胡同宽5米、“左右平移、前后调换”搬迁原则、四世同堂适当多给、单传四辈适当补贴等近百条实施细则。

也有极个别村民冲到闫天晴家里讨说法，很多乡亲都看不过去了，纷纷说：

村支书忙了一年，不都为了村子好？你们咋这么没良心？

闫天晴很感慨：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。如果党员干部不为百姓办事，百姓咋会替咱说话？”

2000年春节刚过，《刘寨村宅基地规划实施细则》公布。闫天晴指着白纸黑字说：“这些都是大家同意过的，谁再搅浑，全村老少爷们都不答应。现在，各家拆各家房去！”

李永进回忆说，乡亲们都是流着泪砸自家房子的。“闫支书带头拆，我们也不能落后。我三弟的房子盖得大结实，用锤砸不倒，抹着泪找了施工队，用机器给房子推了。”

300多间房子，10天全部拆完。紧接着，按照县规划局出的图纸，挖掘机、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进村了……

2009年，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到刘寨村调研。走在真正的水泥路上，王国玺充分肯定了刘寨村宅基地规划以来取得的成绩，也提醒闫天晴，虽然路通了，但“靠着墙根晒太阳，等着别人送小康”的思想依然存在，摆脱贫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

闫天晴诚恳地说：“王书记，我们有些工作没做好。”

王国玺边走边说：“不，你们打造了一个坚强的党支部，脱贫就有了主心骨。太康县是人口大县、农业大县，150多万人中，有15万人是贫困人口。要知道，陕西省宁陕县全县总人口才8万多。让这么多人脱贫，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，必须有一支有担当、敢作为的干部队伍。”

那年，闫天晴的儿子闫继昌34岁，远近地望着县委书记和父亲的背影。他想不到，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就在未来等着他。

脱贫攻坚战打响了

2012年，党的十八大召开，中国进入了新时代。

时任老家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的安义斌，也在这年迎来了人生拐点。按照“包村到人”的要求，他走到了刘寨村。

安义斌身形消瘦，颇具文人气质，酷爱读书和写字。扎根基层30年，凭着较强的工作和组织能力，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。谈起刘寨村的变迁，他多次感谢市、县、镇主要领导的支持，“没有上级党委、政府的英明决策，就没有刘寨人的今天”。

那时的刘寨村已有较大改善，道路笔直、村居整洁、绿树成荫，村民们有的安心务农，有的外出务工，日子倒也安稳。

“经济如何发展、乡村如何振兴、产业何处寻找、队伍如何建设……这些问题不解决，摆脱贫困就是纸上谈兵。”安义斌在日记里写道。

村支书闫天晴同样在思考这些问题。二人促膝长谈，决定按照“脱贫整体推进村”的要求，利用好市、县、乡各种支持帮扶政策，对刘寨村进行现代化规划，为脱贫致富奠定长久基础。

很快，征得镇党委、镇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后，“五大改造工程”浮出水面，其中几项对现在很多村庄来说，也是超前的：

一是村里所有管网走地；

二是成为全县第一个户户通天然气的行政村；

三是建一个村级污水处理厂；

四是盖公厕；

五是WiFi全覆盖。

公告贴出后，村民们出人意料地沉默。安义斌后来才知道，太多新名词已超出了村民们的认知范围，他们不懂村两委想干啥。有村民们开始议论，“上头派的干部不正混啊”“庙小妖风大，我看他们弄不成”……

意见难统一，村两委宣布：开会！

有的村干部不耐烦了：“遇事都讨论、每次都公开，太繁琐，而且白天黑夜连轴转，工作量太大。”

安义斌在一次村支部会议上说，邓州有个“四议两公开”工作法，2010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。“做群众工作难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就不难。只有让利于民、阳光操作，群众才相信咱们。这一点，刘寨村的好传统不能丢。”

人心通，事事通。道路、绿化、水、电、气、网、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在村民们眼皮子底下日渐成形。村容村居环境提升了，大用集团、周口越秀集团前来投资，养殖基地、扶贫车间陆续建成投产，200多名贫困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活干。

一顺百顺，刘寨村又对接“美丽乡村”建设项目，获得财政资金支持1380万元，腰杆一下子“硬”了。

2014年，经过上级部门核准，刘寨村整村脱贫！

变化来得如此快！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，指出“我

们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，向贫困发起总攻，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”。

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了！

紧跟省、市相关部署，2016年，太康县委、县政府迅速吹响脱贫攻坚战集结号，将全县划分为东南、西北、东北、西南“四个战区”，分别成立战区党委，并在乡镇增设党委专职扶贫副书记，打好“四场硬仗”，开展“六大行动”、实施“四项工程”，举全县之力、集各方之智，动真碰硬，做到真扶贫、扶真贫、真脱贫。

“这次攻坚战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中央提出由‘大水漫灌’向‘精准滴灌’转变。刘寨村虽然整体脱贫，但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25户，需要我们做到精准扶贫、不落一户。”安义斌第一时间向村两委传达了县脱贫攻坚推进会精神。

从那时起，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李明朗等人就干脆住在了村部，与闫天晴、安义斌等人一起“盘大伙”，几乎一个月没回过县城的家。他们与工作人员一家一户走访，建档立卡、填表记录，每天都忙到深夜。

日子久了，贫困户刘培心、李运良两人掌握了新技能：能从腰里挂的钥匙声和手机铃声，判断来的是哪位干部。

每当有工作人员发牢骚，老家镇党委书记寇永立就安慰他们，“讲精准就会具体，一具体就细致，一细致工作量就大了。不过你想想，能参与‘国字一号’工程，咱这辈子能有几次？”

对于精准扶贫，69岁的刘培心感受最深。她家原本不穷，但丈夫的突然去世让这个家的天塌了。村干部详细了解她的情况，及时进行心理疏导，安排她到大用集团养鸡场打零工，每月工资500元，每年还付给她占地租赁费2000元和村里产业基地扶贫项目分红1200元，日子逐渐好了起来。

2017年夏天，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到刘寨村暗访，走进了查爱荣家。刘继标握着她的手，叮嘱她要注意身体，坚定信心，她哭着喃喃地重复：“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干部好，社会主义好！”

那天，刘继标对乡亲们说，传统农业区之所以贫困，有共性问题，也有个性问题。谈起刘寨村的变迁，他多次感谢市、县、镇主要领导的支持，“没有上级党委、政府的英明决策，就没有刘寨人的今天”。

那时的刘寨村已有较大改善，道路笔直、村居整洁、绿树成荫，村民们有的安心务农，有的外出务工，日子倒也安稳。

“经济如何发展、乡村如何振兴、产业何处寻找、队伍如何建设……这些问题不解决，摆脱贫困就是纸上谈兵。”安义斌在日记里写道。

村支书闫天晴同样在思考这些问题。二人促膝长谈，决定按照“脱贫整体推进村”的要求，利用好市、县、乡各种支持帮扶政策，对刘寨村进行现代化规划，为脱贫致富奠定长久基础。

很快，征得镇党委、镇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后，“五大改造工程”浮出水面，其中几项对现在很多村庄来说，也是超前的：

一是村里所有管网走地；

二是成为全县第一个户户通天然气的行政村；

三是建一个村级污水处理厂；

四是盖公厕；

五是WiFi全覆盖。

公告贴出后，村民们出人意料地沉默。安义斌后来才知道，太多新名词已超出了村民们的认知范围，他们不懂村两委想干啥。有村民们开始议论，“上头派的干部不正混啊”“庙小妖风大，我看他们弄不成”……

意见难统一，村两委宣布：开会！

有的村干部不耐烦了：“遇事都讨论、每次都公开，太繁琐，而且白天黑夜连轴转，工作量太大。”

安义斌在一次村支部会议上说，邓州有个“四议两公开”工作法，2010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。“做群众工作难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就不难。只有让利于民、阳光操作，群众才相信咱们。这一点，刘寨村的好传统不能丢。”

人心通，事事通。道路、绿化、水、电、气、网、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在村民们眼皮子底下日渐成形。村容村居环境提升了，大用集团、周口越秀集团前来投资，养殖基地、扶贫车间陆续建成投产，200多名贫困村民在家门口有了活干。

一顺百顺，刘寨村又对接“美丽乡村”建设项目，获得财政资金支持1380万元，腰杆一下子“硬”了。

2014年，经过上级部门核准，刘寨村整村脱贫！

变化来得如此快！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，指出“我

们那里就是整个村的‘黄金地段’。你信不信？”闫振永半信半疑地答应了。

征得林业部门同意，村两委带头向自己当年亲手种下的树砍去。2000棵树3天就从坑塘边消失了。围观群众感叹：“共产党的干部是真带头啊。”

当然，这些树被送进了扶贫车间，继续发挥余热去了。

村两委又发动群众，赶在2017年雨季前，将塘里积攒的垃圾清理一空。随后，施工队顺利进驻。

在抽水、打桩时，施工队发现水抽不完。原来，坑塘太深，地下水源源不断往上涨。施工队犯了难，这样下去，成本太高，不划算。

工程就这样暂停了。

李明朗心急如焚，在与工程队沟通时，罕见地拍了桌子。他说：“这是刘寨村最后脱贫的希望，怎么能说停就停？抽不完，我们发动群众帮你们抽！”

摆脱贫困的心，激发出不可想象的动力。多少次，村民们冒着雨，帮施工队抽水；多少回，村民们日夜轮流守护堆在坑边的光伏太阳能电池板……那是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。

6个月后，“渔光互补”项目建成，一排排整齐的太阳能电池板，像士兵一样挺立在碧波荡漾的池塘里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闫天晴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：单个“渔光互补”项目年均发电收入约40万元，扣除税金、运维费用后，发电收益约31.9万元，加上鱼塘承包收益5万元，村集体年收入增加17万余元，全部对接贫困户和用于公益岗位工资。“大家想不到吧，污水坑变成咱村的‘活期银行’了。”

随后，坑塘周围种上了月季、冬青等观花植物，还修了廊桥，村民们有了散步、健身的好去处。很快，三个坑塘有了新名字：南湖公园。

“南湖公园”系住了县长李锡勇的心，他三天两头去工地，只要有时间就到村里现场处理施工中存在的问题。他经常说：“住在刘寨不比城里差，我也是刘寨村的常客！”

2018年1月14日，央视《新闻联播》以《河南特色产业增添脱贫新动能》为题，报道河南产业扶贫工作。在1分41秒的报道中，介绍太康县的内容占了1分多钟，开篇就是刘寨村。看着身边熟人上电视，村民们高兴坏了。

最高兴的是闫振永。他家紧挨“南湖公园”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湖景房”。他自豪地当起养殖技术员。每天一大早就围着“南湖”巡视，查看鱼群、补充饲料，还定期用石灰水给鱼塘消毒。他经常说：“党员就得为人民服务。”

越来越多的普通村民把“渔光